



晓 凡

真假杨六郎的故事

晓 凡

花 城 出 版 社

目 录

一、谢金吾诈拆清风府.....	2
二、杨六郎私下三关.....	6
三、莽焦赞怒杀谢金吾.....	10
四、王钦若矫旨害忠良.....	16
五、怒皇姑怒劫法场.....	18
六、王钦若兵围清风府.....	21
七、任堂惠见义勇为.....	25
八、余太君法场祭“六郎”.....	80
九、韩延寿兵围三关.....	83
十、杨六郎“起死回生”.....	85
十一、毒谋败露王钦若伏法.....	89

真假杨六郎的故事

晓 凡

同学们，今天给你们讲《真假杨六郎的故事》，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真宗年间。宋朝的文治不错，我国封建时代的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科学技术，都可以说在宋朝达到了高峰。但武功却不怎么样了。宋朝从北宋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光义起，直到南宋王朝的灭亡，与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、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、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以及蒙古族建立的元帝国，可说年年战事不断。每一次大的战役，几乎都以丧师、失地、赔款告终。虽然宋朝有岳飞、文天祥等彪炳千古的民族英雄，但还是挽救不了它日益衰亡的命运，最后亡于蒙古族人建立的元朝手中。

宋朝武功不行的原因很多，这里不能一一尽述，只说一点，那就是它的兵制不行。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原是五代后周的大将，利用兵权在手、将士合心的机会，搞了个“陈桥兵变”，黄袍加身，当上了皇帝。他怕他的手下大将们也来个依样画葫芦，所以登基不久，便要了个“杯酒释兵权”的把戏，把功臣宿将的兵权统统削去。他的子孙继任皇帝后，怕那些军事统帅在一个地方任职久了，培植亲信搞独立王国，

因此将那些统帅们调来换去，使得许多军队往往是将不知兵，兵不知将。又喜欢任用文官做军事统帅，那些文弱书生，纸上谈兵可以，到了真刀真枪的战场上可就抓瞎了。仗打起来后，怕大将有异心，又常派亲信太监去做监军。还常常制订好方略，什么时候该进攻，什么时候该设防，哪里可以扎营，哪里可以埋伏，都由皇帝遥控指挥。这样打仗，不输光才怪呢！

宋朝虽说整个战史上是输多赢少，但也有过战果辉煌的时代，那就是杨家将时代。杨家世代出忠臣，也世代出良将。金刀老令公杨继业被称为“杨无敌”。杨六郎镇守三关，令辽兵不敢小觑。杨六郎的儿子杨宗保，杨宗保的儿子杨文广，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。杨门女将也很有名，如杨继业的妻子佘赛花、杨六郎的妻子柴郡主，杨宗保的妻子穆桂英，杨继业的女儿八姐、九妹，还有那烧火丫头杨排风，都忠勇双全、武艺高强。由于人民对杨家将的由衷喜爱，口口相传，所以有关杨家将的许多故事，已超出了历史的范畴，而近于民间传说了。今天讲的这个故事，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。

一、谢金吾诈拆清风府

话说北宋真宗年间，宋辽两国之争，处于相持阶段。这时，杨令公和他的四个儿子：一郎、二郎、三郎、七郎，都已尽忠报国、为国捐躯，四郎被辽兵俘去下落不明，五郎在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，还在沙场厮杀的，只剩杨六郎一人。但只是杨六郎一人，已令辽兵胆寒，令辽国元帅韩延寿头痛，令辽国最高统治者萧太后寝食不安。

那时，杨六郎为宋兵元帅，带领岳胜、孟良、焦赞等大

将镇守三关。三关是梁州遂城关、霸州益津关，雄州瓦桥关。这三关是辽兵入侵中原的必经之路。辽国元帅韩延寿多次派兵攻打三关，但在杨六郎的反击下，都损兵折将而去。当时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：“杨六郎镇守那三关口，镇得那辽兵插翼也难飞。”

辽国的统治者萧太后，是一代雄主，极精明极工于心计。早在杨家众将还健在之时，她便考虑到，要想彻底打败宋朝，得到宋家江山，光靠沙场决战不行，而应里应外合、使宋朝内部自相残杀、自毁长城。因此，她派她的亲信贺驴儿潜入宋朝，长期潜伏、伺机行事。那贺驴儿聪明伶俐、又善于阿谀逢迎。他来到宋朝后，改名王钦若，靠着投机钻营，官运亨通。这个故事发生时，他已做了东厅枢密使，成为宋真宗的亲信。萧太后因那三关久攻不下，因此通过她安插在宋朝的内线关系，给王钦若下了一道密旨：要他想尽一切办法，除掉杨六郎。

王钦若接到密旨，吃了一惊，因为要想除掉杨六郎，谈何容易？人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，手下的二十四员大将，个个对他忠心耿耿。保护他的那些卫士们，人人武艺高强。谋害、行刺之类的玩艺，根本不行。但王钦若毕竟是辽国的第一才子，苦思了几昼夜后，终于给他想出了一条毒计：那就是借宋朝皇帝的手除掉杨六郎。

中国历史上，皇帝自毁长城的悲剧，不知上演过多少次。按理，有了许多前车之鉴，后来者应该有所警惕才是。奇怪的是，这条毒计行起来，命中率几乎是百分之百。真不知这是什么原因！

话说王钦若想好这条毒计后，第二天上朝时便奏道：“陛

下，从官中到城外的官道过于狭窄，不利于车驾的行动，臣请陛下旨拆掉官道两旁的民房，加大官道。不知圣意如何？”

北宋的首都汴州，那时的街道确实不宽敞。皇帝出行，排场很大，街道便显得太狭窄了。宋真宗自己也早有这样的意思，只是还没说出来罢了。如今听到王钦若这样奏，哪有不同意的道理？于是说道：“爱卿所奏，甚为有理，想来这官道过于狭窄，也真应该加宽了。只是这官道正从杨家清风无佞楼旁边经过，这楼是先皇敕建，不好拆毁，所以有点难办。”

原来，宋太宗时，金沙滩一战，杨令公为了保护宋太宗，几个儿子都战死沙场。宋太宗为了报答，特别下令建造了这座清风无佞楼。“清风”取其“廉”的意思，“无佞”取其“忠”的意思，并下令不准随便拆毁。

王钦若说：“陛下，其实此事一点也不难。加宽官道是为了便利国家，纵然先皇在世也会同意。杨家世代忠良，更不会为了一点小事与国家为难。再说，拆了多少，在旁边给他们补建多少就是。”

宋真宗说：“话虽如此，只是杨家功劳实在太太大，这清风无佞楼，还是不拆为好。”

王钦若说：“陛下此举，足见爱忠良之至，真是尧舜之君。既然如此，陛下可下旨‘拆到清风无佞楼止’，到了那里，绕道过去罢了。”

封建皇帝，哪个不以尧舜自居？宋真宗听了王钦若这一番拍马屁之言，只觉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十分舒服，当即下旨，令王钦若去总领这件事。

王钦若领了圣旨，好不得意！当下回到家里，把圣旨上的“拆到清风无佞楼止”的“到”字，加上一个“立人旁”改成

“倒”字，圣旨也就变成“拆倒清风无佞楼止”了。然后，叫来女婿谢金吾，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。

谢金吾得计后，带着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差人，携着镐、锄等工具，来到清风无佞楼前，二话不说，动手便拆。杨家仆人见状，上前论理，反被殴打，急忙进内室，报与余老太君知道。

余老太君便是杨继业的妻子余赛花，年青时与她丈夫齐名。杨继业叫令公，她叫令婆。辽国兵将见到令公令婆的旗号，往往不战自溃。如今，老太君已上了年纪，又心痛丈夫与几个爱子的相继离世，不免患了些老年病，因此赋闲在家。听到仆人的禀报后，立刻令八姐九妹，扶她出来看个究竟。

那谢金吾见余太君出来，更是得意，命令差人加紧拆楼，又故意叫役夫们将那些拆不动的窗、门、砖、瓦等，一律打得稀巴烂。

八姐九妹年青气盛，见状忍不住，便要冲上前去与他们干仗，余太君忙止住了她们。

谢金吾见状，反带人冲上前来，肆意挑衅，说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。八姐九妹再也忍不住，双方便动起手来。相持间，余太君被谢金吾猛一推，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地，额头上，立刻流出了鲜血。烧火丫头杨排风手持烧火棍冲出来，一阵乱棍，才把这些“疯狗”打退。

按余太君的本事，谢金吾这些人本不是对手的。无奈谢金吾人多势众，手上又拿着圣旨。余太君见圣旨又确实写着“拆倒清风无佞楼止”，不敢还手，因此吃了亏。

当天晚上，余太君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她想不

通为什么皇上会突然下这样的旨。她想到自己丈夫为了皇上，撞死在李陵碑下，七个儿子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只剩下六郎一个，还在前方为他皇家卖命。为什么皇上这么刻薄寡恩，一座房子，都要派人来拆去。她又想到，京城这么一闹，消息肯定会很快传到前线。六郎是个孝顺儿，听到母亲无端受欺，要是忍不下一口气，私下三关来可就糟了。大将擅离防地，依大宋律条，是要杀头的呀！

王钦若是辽国奸细这一点，余太君不知道，但余太君知道他是个奸臣，时时算计着要害杨家。余太君突然心头一亮：莫非这就是王钦若的阴谋么？想到这里，余太君不顾额头的痛疼，爬起身来，凑着昏黄的灯光，给六郎写了一封信。叫家人杨忠，星夜出发，将信送往三关。

余太君的信中，本是叮嘱六郎不可擅离防地的。她没有想到，六郎没接到她的书信还好，一接到她的书信，比接到皇帝的十二面金牌还要着急，竟然星夜回家来了。

二、杨六郎私下三关

余太君的想法没错，清风无佞楼被拆，余太君的头也给打破的消息，像风一样传到了边关。

但有一点余太君没有想到，到边关传播这消息的人，却是王钦若派去的。

原来这正是王钦若的毒计之一，目的便是想让杨六郎擅离防地，到时抓住他这一条罪过，杀掉他的头。

退一步说，纵然杨六郎识大体不敢私离边关，他手下的大将们也忍不住。他们与杨六郎亲如兄弟，杨六郎的母亲也

等于是他们的母亲，母亲受了欺负，他们必定要想法回来报仇。尤其是孟良焦赞两个，性如烈火，对余太君比自己的母亲还亲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杨六郎也拦不住他们。他们是杨六郎手下大将，他们擅离防地，杨六郎身为主将，也有管教不严之罪，纵不杀头，这元帅的位子，必定坐不稳。

再退一步来说，纵然杨六郎与手下大将都不上当，这消息，也足以使边关将士心寒：你们看，皇帝这么刻薄寡恩，我们还这么为他卖命干什么？心志一乱，战斗力可就要大打折扣了。到时，韩延寿大兵一攻，这三关，还能是攻不破的铜墙铁壁么？

王钦若的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。事情也确实照着他预料的方向发展。

那个派去的细作，很能领会王钦若的意图，有些情节说得添油加醋，有些却又说得若隐若现。他知道这两种效果，都足以吊人的胃口。

边关战士听到这个消息，肺都气炸了。好啊，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，舍生忘死，那些奸臣在京城花天酒地享受不算，还这样变着法子迫害忠良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给他们卖命？不干了！当即有许多人丢枪弃甲，要回老家去。

六郎手下的二十四个指挥使，只有大刀岳胜比较老成，其余的大都性子暴躁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要带兵回京，找谢金吾算帐。这些人中，数孟良的声音最大，也最激动。幸亏焦赞出外公干还未回来，要不光是他们两个，就足以把整个三关给闹个天翻地覆了。

只有身为主帅的杨六郎比较清醒，他总觉得事情并不如此简单：皇上为什么突然下这样的圣旨？谢金吾他为什么如

此嚣张？其中莫非暗藏着什么阴谋不成？加上耳听为虚，眼见才为实，没有亲眼见到的事，总是不太可靠的。于是他尽量说服手下将士们，沉住气。

这时，家人杨忠送信来了。

杨忠是六郎家的老仆，在杨家已经几十年了，对杨家忠心耿耿。六郎兄弟姐妹几乎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他们从不当他仆人看待，都叫他“忠叔”；杨忠对他们也从不称“少爷、小姐”，而是直呼其名。

六郎见到杨忠，惊讶地问：“忠叔，你来了？”

杨忠见到六郎，未开言先哭了起来，把六郎他们吓了一跳，还以为余太君已遭不幸了呢。六郎忙扶他坐下，倒水给他喝，对他说：“忠叔，不要急，有话慢慢说。”

杨忠这才停住哭声，说：“六郎，家里可出了大事了。”接着，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老年人，说话啰嗦、口齿又不清，说了半天，都说不到点子上。六郎只得打断他的话，问道：“忠叔，母亲她老人家……没事吧？”

杨忠说：“没事，只是头上碰破点皮。”

杨六郎悬着的心，这才放了下来。

杨忠这时才想起送信的事，把信掏出来递给六郎：“老太太还有一封信给你。”

余太君的信很简单，她要六郎无论听到什么消息，千万不要离开防地。

信，在二十三个指挥使手中传了个遍，最后一个人刚看完，外出公干的焦赞也回来了。

焦赞在回营时的路上就听到了传闻，是快马加鞭赶回来的，一下马，便对着六郎大声喊道：“六哥，母亲在家中受人

欺负，你怎么还在这里这么悠闲？快回家去，杀了王钦若、谢金吾那些奸臣，替母亲报仇。”

难怪焦赞这么急，他自小没了爹娘，余太君待他比亲娘还亲。这种异姓母子间的感情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，才能体会出来。

杨六郎赶紧把老杨忠的话复述一遍，告诉他，母亲没事。又把母亲的信念给他听。

焦赞却有自己的想法，他说：“六哥，母亲信中嘱你要坚守防地，并没有说我等不能离开。既然如此，我跟孟良大哥回京一趟，去探望探望母亲，代你尽尽人子之情。”

孟良当然高兴答应，六郎手下其他大将，也纷纷赞成。

杨六郎不敢同意。他知道这两个兄弟的脾气，放他们进京城，等于放两只猛虎回去，不把整个京城都闹翻才怪。

焦赞脾气最倔，他要做的事，九头牛也休想将他拉回头。他对杨六郎说：“六哥，论理，你是元帅，我是你手下大将，可论情，我们都是兄弟。为人子者去探望母亲，这孝顺之情，天理王法也不能禁。这次，恕兄弟不能服从你的将令，京城，我是去定了，你同意也罢，不同意也罢！”

杨六郎也无可奈何。

杨家将指挥的军队之所以无敢于天下，不但因为有严明的军纪，而且还因为有骨肉般的感情在维系。军纪如钢筋，感情如水泥，连在一起便比花岗石还要坚固。

杨六郎权衡了一下利害关系，觉得与其让孟良焦赞回京，还不如自己回一趟好。他把这想法跟众将说了一下，众人纷纷赞成。

于是，杨六郎下令，任何人不得泄露主帅离营的消息，

三关暂时由岳胜代理元帅一职，韩延寿进攻时，高挂免战牌回避，反正自己很快便可回来。

一切就绪完毕，杨六郎便带着杨忠，乘着黑夜，悄悄离开军营，往京城方向疾驰而去。

刚到关下，一个人已在路上等着他了，一看，原来是焦赞。

焦赞死皮赖脸地说：“六哥，我说过，你同意也罢，不同意也罢，我一定要进京去探望娘亲。”

对这个兄弟，杨六郎真是毫无办法。又想到有自己在旁，估计焦赞不会惹什么麻烦，只好答应下来。不过，他要焦赞答应保证不去惹事。

焦赞当然满口答应。

于是，一行三人，星夜朝京城而去。杨六郎没想到，焦赞这一去，竟然给他惹下了塌天大祸。

三、莽焦赞怒杀谢金吾

杨六郎他们，紧赶慢赶，直到第二天傍晚，才回到了京城。六郎刚要进城门，想到应该再叮嘱焦赞几句，免得他进城闹事。往后面一看，不由得令他大吃一惊，原来，焦赞不见了！

杨六郎忙问杨忠：“忠叔，你看见焦赞兄弟没有？”

杨忠说：“刚才还在我身边，怎么一转眼便不见了呢？莫非，他先进城去了么？”

杨六郎没有答话。不用说，焦赞是先入城了。他这样急急入城，目的只有两个：要么是先赶往清风府去见娘亲，以

慰数月来的思念之情，要么就是赶去谢金吾家，找他算帐去了。

六郎暗暗念叨：老天保佑，但愿焦赞不是去找谢金吾。不过，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赶紧回家，见到娘亲再说。

回到清风府时，天已全黑，六郎见原来好好的一座楼，给拆得面目全非，到处是砸坏了的砖柱门窗。当下也来不及细看，便上前叫门。

所谓门，已不是原来的大门，只是拆毁的断垣中间随便拿块木板隔开的门。开门的是丫头杨排风，见六郎回来，又喜又惊，急忙把他引入了内室。

余太君身子未复原，还躺在床上，听说六郎回家来了，赶紧爬起来。

六郎见到余太君，一跪到地，哽咽着说：“娘亲，不孝儿六郎回来了！”一说完，眼泪便刷刷地流了出来。

余太君见果真是六郎，忙问道：“孩儿呀，你这回来，是请旨回来的么？”

六郎说：“娘亲，孩儿一见了娘亲的书信，恨不得立刻飞到家来，探望娘亲，怎么还有工夫去请旨。孩儿这次，是私自回来的。”

余太君急得拍着床沿说：“好不懂事的孩儿呀！六郎，你身为边关元帅，难道不知道大宋律令，大将未经请旨私离防地，可是杀头之罪么？”

六郎忙磕头说：“孩儿知道，只是探望娘亲心急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再说，孩儿要不回来，孟良、焦赞他们都要回来看望娘亲，孩儿心想，这样，还不如孩儿亲自回来一遭。”

余太君闻言，大吃一惊：“什么？孟良、焦赞两个，也回

来了么？”

杨六郎说：“孟良没有来，是焦赞跟孩儿一起回来的。”

余太君说：“焦赞孩儿在哪儿，快叫他来见我！”

杨六郎只得把与焦赞一同回来，进城门之时，焦赞却突然不见人影的事说了一遍。

余太君心中暗暗叫苦。她知道焦赞的脾气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疾恶如仇，对自己又极为孝顺。他必定是先去谢金吾的晦气去了，但愿他不要做出什么事来。当下也来不及多想，便对六郎说：“六郎，娘亲身子骨结实，一点点小闪失还奈何不了我。你现在别辞劳苦，星夜起程，立刻给我赶回三关去。”

刚刚见到娘亲的面，又要离别，杨六郎如何忍心？这时，柴郡主、八姐、九妹她们也已知道了六郎回家来的消息，纷纷过来相见。九妹撇撇嘴说：“娘，你也真是，六哥这么老远的跑回来见你，怎么就忍心将他赶回去？再说，嫂子与六哥已这么久没见面了，也应该让他们夫妻俩叙叙别情才是。”

余太君大喝一声：“女孩子家懂得什么！你不知道你六哥私下三关，犯的是杀头之罪吗？”又对六郎说，“六郎，我的孩子，不是为娘狠心。我们杨家只剩你这一条根了，那些奸臣巴不得我们杨家人全死光，什么毒计都想得出来。你快走，乘黑夜，马不停蹄，快回边关去。你的媳妇、你那宗保孩儿，有娘给你照看，你不要操心。”

有这样的母亲，六郎还操什么心呢？他当即收拾东西，又庄重地磕了一个头，说了声“母亲保重”，就要转身离去。

这时，杨宗保闻知爹爹回来，也来到了祖母房里，见六

郎就要走，忙过来说：“爹爹别走！爹爹别走！祖母，不要放爹爹走！”

杨六郎热泪盈眶。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？六郎见几个月不见，宗保又长高了，真想抱起儿子亲个痛快。但是他不能，男儿许国，何以家为？他得赶紧离开。他只说了句：“宗保听话，爹爹有要紧事要急着回去。”便转身大踏步地走了。

他怕多呆一会，控制不住自己，哭出声来。杨家，只剩他一个男子汉了，不能在母亲、妻子、妹妹、儿子面前哭。

杨六郎走出家门，跨上马，缓辔（pèi）走了几步。刚要加鞭，前面，一群御林军士兵拦住去路，喝令他下马检查。六郎只好下马来，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提着一盏灯笼，往六郎脸上照了一下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好啊！杨六郎，你私离三关，犯了死罪，把他捆上，见王枢密王大人去。”

六郎做声不得，只在心里暗暗叫苦：自己一时不察，果然中了王钦若的诡计！此时，他只望焦赞没事，能够平安回到边关。

焦赞到哪里去了呢？佘太君所料不差，焦赞他，果然是找谢金吾的晦气去了。

原来，焦赞跟杨六郎回来时，一路动开了心思：谢金吾这么可恶，怎么样教训他一顿，给老娘亲出出气呢？他是个粗人，根本没去考虑事情的后果。他想，最好的办法，是把谢金吾抓到杨家，让他跪在佘太君面前磕上三个响头，然后把他的头也给打破，才出得这口恶气。回到城门口时，他看天已黑了，心想要是先去看佘太君，佘太君肯定会留住不放

他走，到时找谢金吾出气便不容易了。不如乘黑夜先去把谢金吾抓来，就算是给老娘亲的见面礼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于是，乘着入城的人多，杨六郎不注意时，自己先混入城中了。

一进城，焦赞便直往谢金吾家摸去。进去时，谢金吾正跟他的老婆、也就是王钦若的女儿王彩凤在吃晚饭呢。一见焦赞突然来到，吓得刚要叫喊，一把尖刀，已经抵在脖子上了。

谢金吾还以为强盗劫财来的，忙说：“大王饶命，大王饶命，金银珠宝，你要什么都可以。”

焦赞呸了一声：“瞎了你的狗眼，我不是什么大王，乃三关元帅杨六郎麾下大将，焦赞焦二爷便是！”

一听不是强盗，谢金吾镇定下来。心想：老泰山真是神机妙算呀！这样一闹，果然把杨六郎麾下大将给召回京来了，说不定杨六郎也已回到杨家了呢？退一步说，纵然杨六郎没回来，麾下大将擅离防地，这管教不严之罪，也够杨六郎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想到这里，他有点得意地对焦赞说道：“失敬失敬，原来是焦将军焦二爷来了，下官有失远迎。不知焦二爷贵脚光临有何公干，还有，那杨元帅，也一起回来了吗？”

“六哥……”焦赞正想说六郎与他一起回来的，立即想起他与六郎是私离防地，不能泄露，忙说道：“少废话，焦二爷此来，是想要你跟我走一趟。”

谢金吾问：“去哪里？”

焦赞说：“到清风府，给余太君磕三个响头陪罪，然后再在你的狗头上戳一个窟窿。”

谢金吾心想：原来是给余太君出气来的，看来杨六郎八